

# 必要性现实主义： 重构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sup>\*</sup>

李隽旻

**【内容提要】** 与其说修昔底德例证了国际政治的结构现实主义,不如说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建构了一种“必要性”现实主义。作者借助同时代文本和古代注疏细读修昔底德对城邦国家权力互动的记载,重构其权力理论。史书中最重要的两个决策(斯巴达宣战和雅典发展帝国主义)都是围绕“必要性”展开的行动场景,结构上都具有困境、恐惧和主动决策三个要素。决策是困境与恐惧的产物。静态的必要性场景通过一定法则组成场景序列,展示权力的动态互动过程。必要性场景及其序列即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根据场景核心要素,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是一种关于必要性的现实主义。相较于结构现实主义,修昔底德权力理论为权力本体论的核心争论——在权力施展过程中行为体与结构的关系——提供了更充分细致的理解,因此不是结构现实主义的例证。必要性现实主义是对修昔底德更准确的解读,并为现实主义理论光谱补充了一个新的理论提案。

**【关键词】** 修昔底德;结构现实主义;“必要性”;权力

**【作者简介】** 李隽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邮编:100732)。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20)09-0072-29

<sup>\*</sup> 本研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修昔底德与国际政治权力理论”(项目批准号:2020YQNQD113)资助。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人的意见与建议,文中存在的错漏由笔者负责。

## 一 战争归因与权力理论

修昔底德(Thucydides)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归因——雅典人正在变强并给斯巴达人带去恐惧,迫使(相关各方)进入战争——是对国际政治结构现实主义的例解吗?如果不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修昔底德的现实主义?本文认为,修昔底德史述没有例解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他的权力理论是一种关于必要性的现实主义(realism of necessity/ἀνάγκη)。作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一种新提案,必要性现实主义在本体论上比结构现实主义更有说服力。

### (一) 解读修昔底德:结构现实主义还是必要性现实主义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认为修昔底德的“故事主线是将雅典与斯巴达拖入冲突的引力:雅典持续的崛起与斯巴达对这一事态正在削弱其在希腊优势地位日益增加的担忧。换言之,他的主题是修昔底德陷阱以及这一陷阱如何诱捕了古代世界最为传奇的两大权势,即便双方多次试图避免这一结果”。<sup>①</sup>这是一种结构现实主义的解读。对修昔底德的结构现实主义解读,主导了当下国际关系评论者和理论家对修昔底德的读法。本文将通过重构和比较两个步骤,批驳错误读法并重构修昔底德关于政治权力的理论。

依据修昔底德的同时代文本和对修昔底德的古代注疏,<sup>②</sup>本文以如下方式重构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修昔底德笔下有两个最重要的城邦国家对外政策决策场景:一是雅典场景,雅典决定发展帝国主义;二是斯巴达场景,斯巴达决定对雅典宣战。两者都以“必要性”为核心,且具有同样的构成要素:困境、恐惧和主动决策。雅典场景与斯巴达场景组成场景序列,形成了权力互动过程。必要性场景及其序列构成了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属于一种现实主义理论,可以用决策场景的核心要素将其命名为“必要性现实主义”。

对比必要性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本文发现两者在权力本体论——在权力施展过程中行为体与结构的关系——方面完全不同。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为行为体与

<sup>①</sup>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p.85.

<sup>②</sup> 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23年至公元前146年)亚历山大缪斯宫图书馆的学者们为古风时代(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480年)及古典时代(公元前480年至公元前323年)的希腊作品撰写注疏解释。要理解古希腊作品,我们离不开这些古代注解。这些撰写注解的作者往往没能流传下来姓名,所以今天的研究者以“古代注疏家(scholiast)”指称。关于古代注解之起源与流传的一般情况,参见L. D. 雷诺兹、N. G. 威尔逊著,苏杰译:《学者与抄工:希腊、拉丁文献传播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5页。关于修昔底德史书的古代边注,参见Alexander Kleinlogel, ed., *Scholia Graeca in Thucydidem*, Berlin and Boston: De Gruyter, 2019, pp.155-159.

结构的关系提供了比结构现实主义及其改进版本更充分、更完备的理解。因此,修昔底德权力理论是从本体论上增补而非例解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本文提出的必要性现实主义不仅是对修昔底德政治理论更加准确的读法,本身也是更复杂包容的新理论模式。

## (二)“迫使”与“必要性”

结构现实主义将修昔底德引为先驱的理据是修昔底德的战争归因句,本文重构修昔底德权力理论的起点也是修昔底德的战争归因句。关于战争爆发的原因,修昔底德说:<sup>①</sup>

T1(Th. 1.23.6) <sup>②</sup>

... τὴν μὲν γὰρ ἀληθεστάτην πρόφασιν, ἀφανεστάτην δὲ λόγῳ, τοὺς Ἀθηναίους ἡγοῦμαι  
μεγάλους γιγνομένους καὶ φόβον παρέχοντας τοῖς Λακεδαιμονίοις ἀναγκάσαι ἐς τὸ πολεμεῖν.

... for the truest cause, though most unnoticed in words, I believe <to be that>  
the Athenians becoming great and bringing fear to the Lacedaemonians forced <them>  
into the war.

……因为我相信,最真实的原因——但同时也是极少被提及(的原因)——(是)  
雅典人正在变强大、(雅典人)给拉栖代梦人带来了恐惧,迫使(他们)<sup>③</sup>进入战争。<sup>④</sup>

① 本文采用《利德尔—斯科特希腊英字典》附表标准缩写古代作家与作品名字,参见 Henry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xvi, p.xix, p.xxiii, p.xxiv, p.xxxvii。本文讨论的核心文本共 8 句:修昔底德的战争归因句(T1: Th. 1.23.6)和雅典帝国主义叙事(T4: Th. 1.75.3, T5: Th. 1.76.2),辅以修昔底德关于权力的论述(T7: Th. 5.89)、修昔底德史书的三则古代注疏(T2: Schol. Th. 1.23.6, T6: Schol. Th. 1.75.3, T8: Schol. Th. 5.89)以及同时代文本埃斯库罗斯悲剧《阿伽门农》(T3: A Ag 218-222)。本文的论证依赖对文本的批判性理解,基于批判性理解的翻译是本文论证的第一个步骤。不同于力求流畅可读的全书译本,本文译文力求贴字,未贴字的补充性内容以括号标出。

② 本文依据的修昔底德希腊语文本是牛津古典文本版,参见 Henry Stuart Jones, ed., *Thucydides Historia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2。校勘本不标页码,文本通过上述缩写与章节编号检索。

③ 考虑到本文的重要读者群是非古典学家,以下称“拉栖代梦”为“斯巴达”。

④ 参考四种现代语言的如下重要译本。最早且最贴字的英译本为托马斯·霍布斯版,参见 Thomas Hobbes, trans., *Thucydides: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London: G. & W. B. Whittaker, 1822, p.14。最新英译本为杰里米·迈诺特版,参见 Jeremy Mynott, ed., *Thucydides: The War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6。较重要的德译本为新版图斯库鲁姆丛书(Sammlung Tusculum),参见 Michael Weißenberger, trans. *Thukydides: Der Peloponnesische Krieg*, Berlin and Boston: De Gruyter, 2017, p.131。最重要的法译本为布岱丛书(Collection Budé)校勘本,参见 Jacqueline de Romilly, trans. and ed., *Thucydide: La Guerre du Péloponnèse, Tome I: Introduction, Livre I*,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19, p.15。中文译本分别参见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21 页;修昔底德著,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 页;修昔底德著,何元国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9 页。

针对后半句“雅典人正在变强大……迫使(他们)进入战争”,古代注疏家解释如下:<sup>①</sup>

T2(Schol. Th. 1.23.6)

τοὺς Ἀθηναίους ... ἀναγκάσαι ἐς τὸ πολεμεῖν: τὰ ὀνόματα ῥήματα ἐποίησεν.  
 βούλεται γὰρ δηλοῦν ὅτι μεγάλοι γινόμενοι οἱ Ἀθηναῖοι ἀνάγκην παρέσχον τοῦ πολέμου  
 the Athenians ... forced <them> into the war; he made the nouns verbs; for  
 he wishes to show clearly that the Athenians who became great brought the necessity  
 of the war.

“雅典人……迫使(他们)进入战争”:他以动词替代名词;因为他想阐明,变得强大的雅典人带来了战争的必要性。

修昔底德用来描述斯巴达宣战决定的动词是“迫使(T1: ἀναγκάσαι, forced)”,古代注疏家则使用了其同源名词“必要性(T2: ἀνάγκην, necessity)”。因为在现代语言中没有准确的对应词,所以单纯通过翻译<sup>②</sup>无法准确理解这个动词,更无法准确理解修昔底德借该词描述的行动场景及权力过程。本文观察到修昔底德在战争归因句所做出的评论与其雅典帝国主义叙事具有共性,他使用了同一个动词,构成了一类叙事模式,进而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sup>③</sup> 本文试图证明,从战争归因句出发,以必要性这一记载权力实施与互动的通用模式,可以重构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

在战争归因句中修昔底德以“迫使/必要性”为核心构造了斯巴达行使权力的场景,这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全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对外政策决策场景。本文第二部分会详细说明“斯巴达场景”的微观构造,即困境、恐惧与主动决策。第三部分将提

① Alexander Kleinlogel, ed., *Scholia Graeca in Thucydidem*, p.317.

② 笔者认为,ἀνάγκη应当译为“必要性”而非更常见的“必然性”。ἀνάγκη被译为“必然性”的原因是,英文研究者将ἀνάγκη译为 necessity,中文译者进而采用 necessity 一词的含义转译为“必然性”。necessity 本身确实含有“必然性”这一义项,但是 necessity 一词作为ἀνάγκη之英译的时候,就需要与ἀνάγκη具有同样的内涵和外延。本文接下来将证明,ἀνάγκη一词含有“必要性”的意思,不含“必然性”的意思。关于 necessity 一词所具有的“必然性”义项,参见《牛津英语词典》necessity 词条 7.b: “An unavoidable compulsion or obligation of doing something”。本文讨论的 necessity 基于下义项 3.b: “The constraining power of circumstances; a condition or state of things compelling to a certain course of action”。参见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CD-Rom Vers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③ 戴维·格里布指出,在阅读修昔底德时,我们不能将即便是像战争归因句(T1)这样的作者评论视为作者观点的直接表达。他接着提道,像战争归因句这样的作者评论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为全书提供一个解释框架和一类叙事模式。参见 David Gribble, “Narrator Interventions in Thucydides,”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118, 1998, p.57。但是,格里布没有详细解释战争归因句所提供的解释框架和叙事模式是如何与史书其他部分特别是与叙事部分相一致并贯穿全书的,这是本文的核心任务。

供围绕“迫使/必要性”形成的第二个决策场景,笔者称之为“雅典场景”,这个场景中同样含有困境、恐惧与主动决策三个要素。第四部分简要论证修昔底德围绕必要性塑造的决策场景是一个关于权力的场景。基于这一论证,我们有理由将上述决策场景视为其权力理论的微观展现。第五部分说明雅典场景与斯巴达场景的关系:围绕“迫使”与“必要性”两个决策场景形成了一个交替决策序列和权力互动过程。这就是修昔底德权力理论的动态过程。在第六部分,笔者将说明并反驳结构现实主义者将修昔底德引为先驱的原因。第七部分将阐明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对权力实施场景中的行动者—结构关系的认识为何比结构现实主义更加细致以及必要性现实主义这一新理论模式如何对权力本体论及行动者—结构关系提供了更完整的理解。

### (三) 必要性与结构现实主义批判

本文基于公元前5世纪必要性概念的相关研究重构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然后基于对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論批判发展修昔底德的必要性现实主义。基于必要性对修昔底德权力理论进行重构主要获益于三类关于必要性的研究。

第一类是关于公元前5世纪必要性概念的基础研究,包括词语发展史与语义学研究<sup>①</sup>以及基于同时代悲剧文本的伦理学讨论。<sup>②</sup>必要性的构词史、在悲剧中的用法及相关伦理学讨论将成为透视修昔底德权力场景的显微镜。第二类研究关注修昔底德史书中出现的“迫使/必要性”:其中一部分研究试图涵盖修昔底德书中出现的所有相关内容,<sup>③</sup>本文的关注点则局限在与政治权力相关的必要性。另一部分研究从特定问题出发,研究修昔底德的必要性概念,但它们与本文或问题不同,或关注的核心文本不同,或观点不同。<sup>④</sup>本文试图成为后一类研究中的一个新例。第三类研究围绕必要性将修

① Wilhelm Gundel, *Beiträge zu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Begriffe Ananke und Heimarmene*, Gießen: Lange Verlag, 1914; Heinz Schreckenberg, *ANANKE: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Wortgebrauchs*,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1964.

② 参见玛莎·C. 纳斯鲍姆著,徐向东、陆萌译:《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33—72、680页;伯纳德·威廉斯著,吴天岳译:《羞耻与必然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2—182页。

③ Martin Ostwald, *ANAKH in Thucydides*,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88; Mark Fisher and Kinch Hoekstra, “Thucydides and the Politics of Necessity,” in Ryan K. Balot, Sara Forsdyke and Edith Forst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373–390.

④ 包括庞西对战争中生存必需的研究、麦克劳德对密提林对话的研究以及詹姆斯将必要性视为政治宣传手段的研究。参见 Peter R. Pouncey, *The Necessities of War: A Study of Thucydides' Pessim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C. W. MacLeod, “Reason and Necessity: Thucydides III 9–14, 37–48,”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98, 1978, pp.64–78; David James, “The Concept of Practical Necessity from Thucydides to Marx,” *Theoria: A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Vol.61, No.138, 2014, pp.1–17.

昔底德与其他作家——如历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sup>①</sup>前苏格拉底哲学家、<sup>②</sup>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Sophocles)<sup>③</sup>——进行比较,以阐明修昔底德对必要性概念的发展和贡献。本文采用同样的比较研究进路:因为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笔下阿伽门农(Agamemnon)的困境主要体现为个人层面上的行为体与结构关系的紧张,经过这一比较研究揭示的修昔底德必要性概念,能够为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与结构关系提供新的见解。

对修昔底德的结构现实主义解读和对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批判是本文的另一重要研究基础。修昔底德被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视为现实主义者,因为他与现实主义共享一套基本假设: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是主要行为体,行为体之间的冲突永远无法根除。<sup>④</sup> 经典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皆追溯修昔底德为其理论先驱。其他理论流派学者则从各个角度批评了现实主义者将修昔底德引为先驱的做法。理查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将修昔底德归为建构主义者,<sup>⑤</sup>所获支持有限。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M. Doyle)为了争取最广泛的共识,退一步指出修昔底德赞同现实主义的最基本假设,因此可以称为“极简现实主义者”。<sup>⑥</sup> 这一观点得到了古典学家乔赛亚·奥伯(Josiah Ober)的支持。<sup>⑦</sup> 劳里·约翰逊(Laurie M. Johnson)认为,修昔底德是不同于经典现实主义者 and 结构现实主义者的另一种现实主义者。<sup>⑧</sup> 丹尼尔·加斯特(Daniel Garst)和乔纳森·蒙顿(Jonathan Monten)代表了一种更被认可的批评路径,他们都观察到结构现实主义对修昔底德的理解过于狭隘,修昔底德的史述和理论要比结构现实主义的简明归纳更加丰富。<sup>⑨</sup> 多伊尔的立场正确,但有待进一步精确。约翰逊的提议则很不明确,因为她的研究没有基于清晰明确的现实主义理论。加斯特

① Rosaria Vignolo Munson, "Ananke in Herodotus,"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121, 2001, pp.30-50.

② J. D. Noonan, "Thucydides 1.23.6: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and the Scholion,"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Vol.33, No.1, 1992, pp.37-49.

③ 伯纳德·威廉斯:《羞耻与必然性》,第178—179页。

④ Michael M. Doyle, "Thucydidean Re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6, No.3, 1990, pp.224-225.

⑤ Richard Ned Lebow, "Thucydides the Constructivis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5, No.3, 2001, pp.547-560.

⑥ Michael M. Doyle, "Thucydidean Realism," pp.223-237.

⑦ Josiah Ober, "Thucydides *Theôrêtikos*/Thucydides *Histôr*: Realist Theory and the Challenge of History," in Jeffrey S. Rusten, ed., *Oxford Reading in Classical Studies: Thucydi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436.

⑧ Laurie M. Johnson, "Thucydides the Realist?" in Christine Lee and Neville Morley, eds., *A Handbook to the Reception of Thucydides*,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5, pp.391-405.

⑨ Daniel Garst, "Thucydides and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3, No.1, 1989, pp.3-27; Jonathan Monten, "Thucydides and Modern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0, No.1, 2006, pp.3-25.

和蒙顿则没有集中火力攻击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缺陷。一方面,经典现实主义关注权力与正义的关系,这不是本文的关注点;<sup>①</sup>另一方面,在笔者看来,将批评聚焦于结构现实主义的权力本体论,明确这一路径对修昔底德的解读及其缺陷,可以更加准确、清楚和有力地主张修昔底德的现实主义理论提案。

“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基底就是结构现实主义。修昔底德最重要的结构现实主义读者是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华尔兹认为,修昔底德和他一样相信与其他因素体系相比结构的作用更具决定性。<sup>②</sup>他追随的是沃纳·耶格(Werner Jaeger)的意见。耶格认为,战争爆发时的意识形态冲突实质上是由权力对比决定的。<sup>③</sup>然而耶格的想法难以作为可靠的解读基础,<sup>④</sup>研究者需要自行解读修昔底德。吉尔平则认为,修昔底德对战争的归因构成一种“霸权战争理论”,霸权战争是一种独特的战争类型,由体系的特定结构特征引起,并引发体系层面的深层变迁。<sup>⑤</sup>吉尔平解读修昔底德存在的问题不在于他将体系政治变革的原因归为经济发展,<sup>⑥</sup>而在于他试图论证修昔底德对体系变迁有兴趣。<sup>⑦</sup>吉尔平的这一错误归咎显然来自他更早期的研究和更根本的学术信念:他相信体系存在平衡点,而霸权能够使得体系保持稳定;体系稳定遭到破坏是霸权战争的根本起因。<sup>⑧</sup>

① 例如,克兰认为修昔底德对权力政治的展示旨在恢复正义在政治中的地位,参见 Gregory Crane, *Thucydides and the Ancient Simplicity: The Limits of Political Re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艾伦斯多夫认为,修昔底德并不认为缺乏正义的权力政治能够塑造成功的对外政策,参见 Peter J. Ahrens-dorf, “Thucydides’ Realistic Critique of Realism,” *Polity*, Vol.30, No.2, 1997, pp.231-265。经典现实主义对修昔底德的解读不是本文关注点。

② 具体而言,华尔兹相信,修昔底德认为城邦国家在意识形态冲突中扮演的角色是由它们在城邦体系中的结构位置决定的。参见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34 页。

③ Werner Jaeger,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Vol.1: Archaic Greece, the Mind of Athe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46, pp.392-398, p.488, n.53.

④ 耶格的问题在于,在探讨修昔底德所认为的战争爆发“最真实的原因”时他仅仅将雅典的崛起视为原因。事实上,修昔底德所说的“最真实原因”是指雅典的崛起还是指斯巴达的恐惧,抑或两者兼有,在耶格之后,学界对这个问题又进行了很多讨论且没有达成共识。本文第二部分还将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⑤ Robert Gilpin,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War,”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18, No.4, 1988, pp.592-599.

⑥ 何元国:《“修昔底德陷阱”:一个站不住脚的概念》,载《安徽史学》,2020 年第 2 期,第 120—125 页。

⑦ 修昔底德未曾对体系表达过任何兴趣。他既没有对战前和战后的城邦体系进行全面论述,也没有对战前两大同盟的结构和样态进行足够详细的描述。他的史书没有体现城邦世界的体系性变革。关于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同盟及雅典帝国记载的不足,参见 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8-10, pp.31-34。

⑧ 关于霸权、两极和多极等国际体系的不同结构的稳定性,参见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杜建平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68—72 页。

包括华尔兹和吉尔平在内的结构现实主义对修昔底德的解读是本文在政治理论方面的主要学术争论对象。如上所述,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体系结构对城邦决策的影响,将修昔底德的战争归因视为一种结构性解释。<sup>①</sup>这样的看法源自结构现实主义本身对权力和结构的理解。结构现实主义将权力理解为行为体所有物,将结构理解为行为的动因。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批评往往从这两个方面展开,并反映在行为体与结构关系这一核心争论中。对修昔底德的结构现实主义读法的批评也需要从这两个方面展开。

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权力理论的批评有两种路径:第一种批评路径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为代表。<sup>②</sup>他以多元主义丰富了权力定义,在多问题领域内对权力进行分析。<sup>③</sup>但修昔底德并不关心权力在不同领域内的实施,他关心的是帝国政策和宣战决定等高政治议题。第二种批评方法由戴维·戴斯勒(David Dessler)所发展。戴斯勒对结构现实主义进行理论批评时指出,结构现实主义的解释困难主要源于其本体论的贫乏。<sup>④</sup>加斯特对修昔底德的结构现实主义读法进行批评时意识到同样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意识到,结构现实主义解读修昔底德的这一缺陷源于结构现实主义本身在本体论方面的贫乏。<sup>⑤</sup>

从戴斯勒和加斯特所代表的第二种批评路径出发,本文将展示虽然修昔底德在归因过程中对国际体系没有兴趣,但他对权力感兴趣,<sup>⑥</sup>对行为体的决策场景感兴趣,<sup>⑦</sup>

① 除了华尔兹与吉尔平等重要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之外,国际关系理论教科书往往也这样理解修昔底德,参见“Realism: Intellectual Precursors and Influence,” in Paul R. Viotti and Mark V. Kauppi,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Glenview: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12, pp.42-44。

②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③ Robert O. Keohane,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Structural Realism and Beyond,” in Ada W. Finifter, ed.,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93, pp.520-527, quoted by Daniel Garst, “Thucydides and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3, No.1, 1989, p.19。

④ David Dessler, “What’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3, No.3, 1989, p.463。

⑤ 加斯特指出,不同于结构现实主义者,修昔底德不认为权力是行为体所有物,而认为权力是“特定政治环境中的政治潜能”。这一观察和论断已经非常接近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本体论批评。参见 Daniel Garst, “Thucydides and Neorealism,” p.20。

⑥ 关于修昔底德笔下的权力,一个综合性研究参见 A. Geoffrey Woodhead, *Thucydides on the Nature of Pow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关于古希腊与古罗马权力概念异同的研究,参见 Ulrich Gotter,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Cross-Cultural Contact: Greek and Roman Concepts of Power,”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Vol.104, 2008, pp.179-230。相比于伍德海德对修昔底德笔下权力概念的全面研究,本文仅关注修昔底德史书中与对外决策场景相关的权力施展过程。相比于格特的研究,本文仅关注修昔底德笔下的权力概念。

⑦ 参见 Ilias Kouskouvelis, *Thucydides on Choice and Decision Making: Why War Is Not Inevitable*,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9。

对结构与行为体的互动机制感兴趣。修昔底德将结构与行为体的关系塑造为以必要性为核心的决策场景,将权力互动过程展示为这些场景组成的序列。本文将在第六、第七部分论证,这种权力理论在本体论方面与结构现实主义是不同的,基于这种权力理论的必要性现实主义是丰富而非例解了结构现实主义。反过来这将表明必要性现实主义本身亦是独立的现实主义理论提案。

## 二 斯巴达场景:发动战争

本文对修昔底德权力理论的重构,从战争归因句开始(T1: Th. 1.23.6)。该句的前半句是关于战争的不同“原因(T1: πρόφασις, cause)”的性质讨论,本文的研究不依赖前半句。后半句的主句是“我相信(T1: ἠγοῦμαι, I Believe)”,“我相信”的具体内容由描述雅典的两个动词分词结构和描述斯巴达的一个动词不定式结构组成。第一个分词结构“雅典人正在变强大(T1: τοὺς Ἀθηναίους ... μεγάλους γιγνομένους, the Athenians becoming great)”描述行为体面临的困境,第二个分词结构“给斯巴达人带来了恐惧(T1: φόβον παρέχοντας τοῖς Λακεδαιμονίοις, bringing fear to the Lacedaemonians)”描述行为体的恐惧,不定式结构“迫使(他们)进入战争(T1: ἀναγκάσαι ἐς τὸ πολεμεῖν, forced <them> into the war)”则指向行为体的主动决策。本部分将论证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语境中,围绕“迫使/必要性”一词所形成的典型行动场景,其基本结构由“困境”“恐惧”“主动决策”三要素构成。

### (一) 困境

词义发展史揭示,“迫使/必要性”首先指向行动者面临的困境。“迫使(ἀναγκάζειν)”这个动词来源于名词ἀνάγκη,<sup>①</sup>名词本义是“轭”“镣”或者“奴役”。以荷马(Homer)为代表的早期作者将该词用在具体的锁铐场景或主奴关系中。进入修昔底德生活和写作的公元前5世纪以后,ἀνάγκη的含义逐渐抽象化,被用来描述行为体面临的各类困境。<sup>②</sup> 该词的含义不再局限于锁具和镣铐,也可以指限制行为体的各种情势与条件。根据这一抽象含义(而非其本义),ἀνάγκη在现代语言中被译为:(1) 英语中的“压力(pressure)”“必要性(necessity)”“困境(predicament)”;(2) 德语的“困

<sup>①</sup> Robert Beekes,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Greek*,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9, p.79. 在此,必须指出 ἀνάγκη的动词源于名词,因为词语发展史中也存在相反的演化方向。

<sup>②</sup> 最开始,比喻用法开启了词义抽象化的进程;接着,词性活用延续了这一趋势;动词的出现应当是词义抽象化的最后阶段。在这一过程中,这个名词逐渐失去本义,获得抽象含义。施莱肯贝格为这一演变过程给出了足够有说服力的文本证据。参见 Heinz Schreckenber, *ANANKE: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Wortgebrauchs*, p.29.

境(Zwangslage)”“必要性(Notwendigkeit)”“困难(Bedrängnis)”；(3)法语中的“限制(contrainant)”。该词体现了困境但并不直接体现必然性，因此将ἀνάγκη译为“必然性”有失妥当。ἀνάγκη的动词是ἀναγκάζειν，常见译法有“强迫(force)”“迫使(constrain)”“用强力完成(carry through by force)”<sup>①</sup>“迫使(zwingen, contraindre)”等。因为是在名词ἀνάγκη的“压力”“困境”“强力”等义项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动词的主动形式ἀναγκάζειν指明了其宾语所面临的“困境”，是一种朝向特定方向的压力。词义发展史提示我们，构成“迫使/必要性”所刻画的动作场景中的第一个要素是困境。在修昔底德战争归因句(T1)中，在斯巴达场景中，第一个现在分词结构“雅典人正在变强大”就是行为体斯巴达所面临的困境。与同时代的一段文本对照，<sup>②</sup>并用名词“必要性”来替代动词“迫使”，能够更细致理解“迫使”所刻画的动作场景。埃斯库罗斯笔下的阿伽门农率亚该亚人远征到奥利斯的时候，“……狂风……(使)亚该亚人滞留港口，滞留引发饥馑”，<sup>③</sup>“摧毁亚该亚的年轻菁华”。<sup>④</sup>为此，阿伽门农需要杀掉并献祭亲生女儿伊菲革涅亚(Iphigenia)以平息风暴，继续远征，避免士兵死亡和远征失败。于是他：

T3(A. A. 218-222)<sup>⑤</sup>

ἐπεὶ δ' ἀνάγκας ἔδω λέπαδνον

φρενὸς πνέων δυσσεβῆ τροπαίαν

ἄναγνον ἀνίερον, τότεν

τὸ παντότολμον φρονεῖν μετέγνων.

since he put on the halter of necessity,

breathing impious change of heart,

unholy, unhallowed, from this moment on

he changed mind so as to be all-daringly minded.

自打套上必要性的绞索，吹着心志转变之风，(这风儿)不虔敬、不神圣、渎神，从这一刻开始他改变主意，于是心志变得无恶不作。

①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p.100.

② 本文作者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埃斯库罗斯所写的阿伽门农决策(T3)与修昔底德所写的斯巴达决策(T1)具有相似性的。修昔底德的重要注释者霍恩布鲁尔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虽然他和他所引述的文献都并未明确指出两段文本的相似之处，而这正是本文这一部分的主要目的。参见 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ume I: Books I-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p.66.

③ A. A. 188-189: Martin L. West, ed., *Aeschylus Agamemnon*, Berlin: De Gruyter, 2008, p.12.

④ A. A. 196-197: Martin L. West, ed., *Aeschylus Agamemnon*, p.13.

⑤ Martin L. West, ed., *Aeschylus Agamemnon*, p.14.

阿伽门农不牺牲女儿就必须抛弃军队的困难境地,被埃斯库罗斯比喻为“必要性的绞索(T3: ἀνάγκας … λέπαδνον, halter of necessity)”,“套上”这一绞索后,阿伽门农就“改变了心志”。古代注疏家对战争归因句的注解(T2)和词义发展史提示我们,可以用动词“迫使”替代名词“必要性”,因此这句话可以被改写为“绞索迫使阿伽门农转变心志”。这样一来,这个句子就与修昔底德的战争归因句一样了。因此,阿伽门农的行动场景与斯巴达的行动场景也是类似的:困境“迫使”行为体行动。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困境”是围绕必要性形成的行动场景中的结构要素。下文将证明在这类场景中还存在“恐惧”与“主动决策”这两个要素。

## (二) 恐惧

必要性场景的第二要素是行为体的恐惧。恐惧属于心理因素。罗萨莉亚·穆森(Rosaria V. Munson)在探究希罗多德的必要性概念时,认为心理因素属于困境的一类。她认为最开始的时候,希罗多德将神、君主等具体因素视为困境;后来,修昔底德将心理因素等抽象因素也视为困境。<sup>①</sup> 笔者不同意他的看法,而是认为心理要素独立于困境,应被视为围绕必要性形成的行动场景中的第二个要素。在修昔底德的政治史述中,这个心理要素往往是恐惧。一个看似自我矛盾的现象能够从反面证明心理要素在这类行动场景中是独立发挥作用的。这个现象就是虽然选择艰难、受制于困境,然而一旦做出选择,悲剧主角就会狂热地执行其决策。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观察到,埃斯库罗斯笔下的阿伽门农就是如此(T3),《七将攻忒拜》(Septem contre Thebas)中的埃忒俄克勒(Eteocles)也是如此。<sup>②</sup> 莱斯基想要替阿伽门农摆脱道德责任,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悲剧主角莫不如此:阿伽门农、埃忒俄克勒、《奠酒人》(Choephoroe)中的俄瑞斯忒斯(Orestes)、《波斯人》(Persae)中的薛西斯(Xerxes)都因为艰难决策之后的狂热心理,遭到剧中歌队<sup>③</sup>的批评。<sup>④</sup> 歌队批评的

<sup>①</sup> 关于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对 ἀνάγκη 及其同源词在使用上的区别,参见 Rosaria Vignolo Munson, “Ananke in Herodotus,”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121, 2001, pp.30-50.

<sup>②</sup> 阿伽门农做出选择之后,马上就把与这一决策相关的态度和情感也合理化了。参见玛莎·C. 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第50、54—55页。

<sup>③</sup> 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悲剧,部分内容由歌队(chorus)以合唱歌(stasimon)形式唱出,其他内容由角色(如阿伽门农)唱出。一般认为,歌队在悲剧中的作用类似旁观者,歌队唱词或反映“理想化的观众”的看法,或反映当时社会的普遍常识。参见 John Gould, “Tragedy and Collective Experience,” in M. S. Silk, ed., *Tragedy and the Tragic: Greek Theatre and Beyo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p.217-243; Simon Goldhill, “Collectivity and Otherness—the Authority of the Tragic Chorus: Response to Gould,” in M. S. Silk, ed., *Tragedy and the Tragic: Greek Theatre and Beyond*, pp.244-257.

<sup>④</sup> Albin Lesky, “Decision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Tragedy of Aeschylus,”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86, 1966, p.82, pp.84-85; N. G. L. Hammond, “Personal Freedom and Its Limitations in the *Oresteia*,”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85, 1965, p.48.

不是他们的决策,而是他们决策之后的狂热。决策可以受制于“困境”,但狂热会源于“困境”吗?答案是不会。因此,狂热等心理要素是独立的。

同样,在斯巴达场景中,也有必要把恐惧这一心理要素从困境和主动决策之中剥离出来视为独立要素。影响斯巴达在困境中做出决策的心理要素“恐惧”,被修昔底德写在战争归因句的第二个现在时分词中“给斯巴达人带来了恐惧”。然而,紧接其后的不定式结构“迫使进入战争”<sup>①</sup>没有后接其他动词不定式或直接宾语,因此读者无法获知是谁受到了迫使又采取了何种行动。<sup>②</sup>现代语言译本的译者们无论是出于语法结构的要求还是澄清语意的需要,都给“迫使”一词补上了直接宾语。<sup>③</sup>马丁·奥斯特瓦尔德(Martin Ostwald)指出,这种做法改变了原文,使之变成 ἀναγκάσαι<αὐτοὺς>ἐς τὸ πολεμεῖν/forced<them>into the war,即“迫使(他们)进入战争”。<sup>④</sup>但原文并没有指明到底是迫使谁进入了战争。有学者认为是斯巴达人,奥斯特瓦尔德认为是雅典人和斯巴达人。<sup>⑤</sup>

笔者认为,“迫使”的宾语是斯巴达人。“雅典人正在变强大”是给斯巴达人而非给其他人带去了恐惧,因此“雅典人正在变强大”是斯巴达的心理认知,既不是实际情况,也不是作者的看法。将“雅典人正在变强大”视为斯巴达对困境的心理认知,这一看法有四重作用:第一,支持将“迫使”的缺席宾语判定为斯巴达。第二,疏解了一处典型的修昔底德式疑难,即评论与叙事不符,但无须诉诸困难的“修昔底德问题”。<sup>⑥</sup>这里原本存在的疑难是,如果将“雅典人正在变强大”视为历史实情或作者的看法,那么这一作者评论就与作者为这一结论在“五十年纪事(Pentekontaetia: Th. 1.89-117)”给出的历史叙事出现了矛盾,因为在对战前50年雅典帝国发展的这段记叙

① 需要简单说明,“迫使”不定式位于修昔底德说的“我相信”之后,是间接引语中的不定式,在“我相信”这个句子的间接引语从句中,承担谓语动词作用。参见 Herbert Weir Smyth, “2016 (a): Infinitives as Object in Indirect Discourse,” in *Greek Gramm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449.

②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p.100.

③ 布岱法文译本的译法是 les contraignant ainsi à la guerre,增加了代词“他们(les)”,而娄卜英文译本的译法是 and forced them to war,增加了代词“他们(them)”。霍布斯的译法比较机智,没有添加直接宾语: the growth of the Athenian power, which putting the Lacedaemonians into fear necessitated the war. 霍布斯能够无须添加直接宾语而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利用了词源结构类似其希腊语对应物的一个英语单词 necessitate。霍布斯使用的是由名词 necessity 衍生的动词 necessitate,而修昔底德使用的正是由名词 ἀνάγκη衍生的动词 ἀναγκάσαι。

④ Martin Ostwald, *ANAKKH in Thucydides*, p.3.

⑤ 阿尔弗雷德·克罗伊赛特认为,可以从第二个现在时分词的动词推断,“迫使”的宾语是斯巴达,这符合希腊语用法。除了指出“他们”同时指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奥斯特瓦尔德还论证了修昔底德不写直接宾语的原因是为了强调“迫使”本身。参见 Martin Ostwald, *ANAKKH in Thucydides*, pp.3-4.

⑥ 对于修昔底德史书中的“报道栏”与“社论栏”相互抵触的矛盾,许多学者都诉诸“修昔底德问题(die Thukydideische Frage)”来解决,声称相互矛盾的段落写于不同时期,而作者在死前还没有来得及修改,所以未能注意到矛盾之处。在此,本文避免对修昔底德的写作过程做这些模棱两可、无法确证的猜想。

中,雅典并没有“正在变强大”,它的权势在公元前445年与斯巴达签订《三十年和约》以后就陷入停滞乃至收缩。<sup>①</sup>第三,将“雅典人正在变强大”视为斯巴达的认知,可知心理要素并不直接等同于困境,心理要素是行动场景中的独立因素。第四,恐惧的来源可以提示修昔底德更接近何种现实主义。经典现实主义将恐惧视为人性的自然延伸,而结构现实主义将恐惧视为体系结构的后果。恐惧源于困境但独立于困境,由人性和结构共同造就。这提示我们修昔底德的理论倾向在经典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之间。

### (三) 主动决策

接下来笔者将论证围绕“迫使/必要性”使形成的行动场景中,行为体做出的决策具有主动性。必要性场景的第三要素是行为体的主动决策。

在大部分情况下,ἀναγκάζειν作为动词的用法是后接宾语名词和其他动词的不定式,形成“迫使某行为体(宾语名词)去做某事(其他动词不定式)”的含义。“迫使/必要性”意味着宾语所指称的行为体有所行动。继续先前对阿伽门农和斯巴达的对比分析可以揭示,这种行动尽管受到“困境”限制,但这种决策含有自由意志和行为体的主动性。

埃斯库罗斯没用动词,而是用名词来描述阿伽门农的行动场景:尽管面临困境,但是阿伽门农“套上了必要性的绞索(T3: ἀνάγκας ἔδω λέπαδνον, he put on the halter of necessity)”。首先,前文已经提到,“必要性”一词的本意就是枷锁,所以将必要性比喻为枷锁,在公元前5世纪很常见。<sup>②</sup>修昔底德应该很熟悉这一比喻。公元前405年上演的欧里庇得斯遗作《伊菲革涅亚在奥利斯》,也使用了类似比喻“必要性的镣铐”。<sup>③</sup>公元前458年<sup>④</sup>到公元前405年这一时间跨度足够覆盖修昔底德的成长和写

① 因为修昔底德的叙事与评论存在矛盾,所以关于雅典在这50年中的权势发展趋势,学者争论激烈。一些学者选择采信修昔底德的叙事,认为在战争爆发前夕雅典已经是一个“饱和权势”;还有一些学者选择采信修昔底德的评论,不相信雅典那时是“饱和权势”。参见 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107, pp.189-191。

② 不止一位学者观察到这一点,参见 Heinz Schreckenberg, *ANANKE*, p.37; K. J. Dover, “Some Neglected Aspects of Agamemnon's Dilemma,”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93, 1973, p.65。

③ 弗伦克在解释《阿伽门农》第218行时提示读者注意,欧里庇得斯在《伊菲革涅亚在奥利斯》第443、511行也使用了同样的比喻: E. IA. 443 (ἐς οἷ ἀνάγκης ζεύγματ' ἐμπεπτώκαμεν), 511 (ἀλλ' ἤκομεν γὰρ εἰς ἀναγκαίης τύχας)。参见 Eduard Fraenkel, *Aeschylus: Agamemnon, Vol. II (Commentary on I-105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3, p.127。同时参见“镣铐/绑带(ζεύγμα)”一词的字典释义,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p.754。

④ 这是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一剧在雅典大酒神节公开上演的时间。参见 Martin L. West, ed., *Aeschylus Agamemnon*, p.2。

作时间,<sup>①</sup>修昔底德所使用的动词与公元前458年上演的《阿伽门农》和公元前405年上演的《伊菲革涅亚在奥利斯》中所使用的名词描述了大致相同的含义。更重要的是,当阿伽门农“套上了(T3: ἔδω, he put on)”绞索时,这个动词是主动形式而不是被动形式,体现的是一个主动的动作。<sup>②</sup>在直接使用动词描述斯巴达行动的战争归因句中,我们——特别是今天不用希腊语读修昔底德的我们——看不见斯巴达的动作,只能看见词义抽象化以后的动词所指明的困境。正因为如此,一些修昔底德研究者视战争爆发为“必然”,修昔底德的结构现实主义读者只看到了结构的作用,忽视了行为体的作用。阿伽门农的例子则揭示,无论困境多强大,行为体本身始终会做出一个动作。将“必要性”“困境”加诸自身的是阿伽门农本人,而被困境“迫使”进入战争的斯巴达人事实上是战争的主动发起者。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和修昔底德的斯巴达都是“迫使/必要性”场景中的行动者。他们在行动时有多少自愿成分、是否应该为自己的行动负责,关于这两个问题学界并无一致意见。根据现有证据不难论证,阿伽门农和斯巴达的行动都是主动决策。

先看阿伽门农。要论证阿伽门农有自由意志,只需讨论并反驳敌对观点的解释策略。<sup>③</sup>试图为阿伽门农洗脱伦理责任需要尽可能证明他没有行动自由。这一阵营的学者或者被迫承认阿伽门农拥有一定的决策选项余地,然后将决策的理由归给环境困难;<sup>④</sup>或者不得不承认阿伽门农的自主意愿,但将决策与困境融为一体,然后拒绝承认

① 修昔底德的生卒年份大概是公元前454年与公元前400年。公元前458年上演的《阿伽门农》应该是他出生前后的作品,反映了他接受教育时的周遭语境。关于修昔底德与欧里庇得斯共有的公元前5世纪晚期智识语境,参见John H. Finley, Jr., *Three Essays on Thucydid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1-54。修昔底德生卒年份的具体推算方法,参见Luciano Canfora, “Biographical Obscurities and Problems of Composition,” in Antonios Rengakos and Antonios Tsakmakis, eds., *Brill's Companion to Thucydides*, Leiden: Brill, 2006, p.3。

② 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最新注解的作者莱本和托马斯认为,“套上”这个动作表明了阿伽门农“对必要性的自愿屈从”,同时参见他们对第218行及第221行中两个表示主动决策的动词ἔδω和μετέγνω的注解,David Raeburn and Olivier Thomas, *The Agamemnon of Aeschylus: A Commentary for Studen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91-92。

③ 认为阿伽门农拥有自由意志、因而要对行动负责的观点很多,这些观点全部可以直接用来佐证笔者的观点。具体包括纳斯鲍姆、威廉斯、莱斯基、多兹、莱本与托马斯的研究,参见玛莎·C. 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第41—57页;伯纳德·威廉斯:《羞耻与必然性》,第145页;Albin Lesky, “Decision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Tragedy of Aeschylus,”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86, 1966, p.81; E. R. Dodds, “Morals and Politics in the *Oresteia*,” *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Vol.6, 1960, pp.27-29; David Raeburn and Olivier Thomas, *The Agamemnon of Aeschylus: A Commentary for Students*, p.xxxviii。

④ 多弗认为阿伽门农并非没有其他选择,弗伦克指出是行动的法律后果导致阿伽门农做出决策。参见K. J. Dover, “Some Neglected Aspects of Agamemnon's Dilemma,”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93, 1973, p.65; Eduard Fraenkel, *Aeschylus: Agamemnon, Vol.II (Commentary on 1-1055)*, pp.122-123。

这些不能独立存在的决策能够产生合理的伦理评价。<sup>①</sup> 第一种策略表明阿伽门农并非毫无选择余地,第二种策略则拒绝伦理评价而非决策及其主动性的存在。因此无论是第一种策略还是第二种策略,阿伽门农的个人意愿和决策的主动性都无法被排除,主动决策这一要素以不同形态寄居在行动场景中。

再来看斯巴达。考察事实,斯巴达做出的是主动决策;考察史家意愿,其也没有暗示或者试图证明斯巴达的宣战行动中没有主动性。事实上,阿伽门农比斯巴达更加无辜。学者可以说阿伽门农这一角色完全是“宙斯的设计”,<sup>②</sup>进而论证他缺乏自由意志,但斯巴达却的确是宣战的一方。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他们通过呼喊和站队投票,大多数人认定和约已遭破坏,是雅典人违背了和约;<sup>③</sup>在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上,绝大多数盟邦投票决议开战;<sup>④</sup>对于主动宣战,斯巴达人耿耿于怀,直到《尼基阿斯和约》破裂后大战第二阶段再启时,他们仍然认为战争第一阶段的失败应该归咎于自己;他们耿耿于怀的两个过错<sup>⑤</sup>实际上表明,是斯巴达人自己违背和约并主动宣战。

因此,修昔底德写战争归因句(T1)是在为斯巴达人辩护,是在强调斯巴达人宣战时的“困境”。但是强调行动场景中的一个要素“困境”,不等于抹杀场景中的另一个要素“主动决策”。修昔底德既无法抹杀宣战这一行动场景中斯巴达的自由意志,也不想抹杀。奥斯特瓦尔德考察了史书中所有的“迫使/必要性”用法之后断言,没有证据表明修昔底德视事件展开的每一步及其顺序都是由“必要性”直接决定的。<sup>⑥</sup> 麦克劳德(C. W. MacLeod)也认为,“必要性”一词既不意味着“命中注定”,也不意味着“毫无选择”。<sup>⑦</sup> 罗伯特·康纳(W. Robert Connor)则说,该词既不是“哲学上的确定性”,也不是“实践中的必然性”。<sup>⑧</sup> 另一方面,努南(J. D. Noonan)指出,修昔底德使用动词“迫使”而非古代注疏家所提议的名词“必要性”,这表明修昔底德想要兑现在

① 例如,莱斯基可以声称“必要性影响下的选择不是自愿选择”,但是接着他不得不承认“必要性和个人意愿密不可分”。参见 Albin Lesky, “Decision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Tragedy of Aeschylus,” p.82。

② N. G. L. Hammond, “Personal Freedom and its Limitations in the *Oresteia*,” p.43.

③ Th. 1.87;斯巴达人投票决议,认为雅典已经破坏了和约。

④ Th. 1.125;伯罗奔尼撒同盟盟邦投票赞成开战。

⑤ 参见 Th. 7.18.2。两个过错一个是忒拜人(Thebans)在和平时期主动进犯普拉提阿(Plataea),引起大战战端;另一个是斯巴达人不接受雅典人根据三十年和约条款提出的仲裁请求,而自行投票判定和约破裂,需启战争。

⑥ Martin Ostwald, *ANAKH in Thucydides*, p.52.

⑦ C. W. MacLeod, “Reason and Necessity: Thucydides III 9-14, 37-48,” p.64, n.1. 霍恩布鲁尔采信了他的看法,参见 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ume I: Books I-III*, p.66。

⑧ W. Robert Connor, *Thucydides*, p.32, n.31.

措辞和归因上与诗歌传统拉开距离的诺言。<sup>①</sup> 在古希腊的诗歌传统中,人类无力干涉“神的必要性”“宇宙的必要性”等困境;修昔底德无视这类困境,只关注人类可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那类困境。<sup>②</sup> 而人类要能够对困境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首先就必须具备行动主动性。

综上所述,通过比照同个时代、同类措辞的阿伽门农行动场景,笔者还原出了斯巴达行动场景中的三个要素:困境、恐惧和主动决策。接下来笔者将证明这三个要素是修昔底德史书中同类行动场景的通用叙事模式,因为史书中还存在一个围绕必要性的行动场景,这一行动场景所涉及的对外政策决定——雅典决定发展它的帝国——与斯巴达宣战这一决策同等重要且联系紧密。

### 三 雅典场景:发展且不放弃帝国

在斯巴达场景中,“雅典人正在变强大”被斯巴达视为困境要素。同时,雅典帝国的发展和维持同样属于由“迫使/必要性”所刻画的这类行动场景。

#### (一) 雅典场景

雅典场景的文本基础是修昔底德史书第一卷的雅典人演说(Th. 1.73-78)。大战爆发之前,伯罗奔尼撒同盟及其他希腊城邦在斯巴达集会,遭到雅典不公正对待的各个城邦提出对雅典的控诉。面对各方控诉,一位没有具名的雅典使节发表了一篇帝国辩护词。在演说中,他这样阐明雅典发展帝国的决定与原因:

T4(Th. 1.75.3)

*ἐξ αὐτοῦ δὲ τοῦ ἔργου κατηναγκάσθημεν τὸ πρῶτον προαγαγεῖν αὐτὴν ἐς τόδε, μάλιστα μὲν ὑπὸ δέου, ἔπειτα καὶ τιμῆς, ὕστερον καὶ ὠφελίας.*

① 修昔底德在史书中专门谈论他的撰史方法的章节坦白,他的史书将不会像诗歌一样含有引人入胜的动听故事。Th. 1.22.4.1-3:“在听觉上,(我的史书)将因为缺少故事而显得没有那么令人愉悦。”

② 努南指出,因为“必要性”这个名词会唤起同时代读者对“神的必要性(θεϊνὴ ἀνάγκη, divine necessity)”“宇宙的必要性(ἀνάγκη κόσμου, necessity of cosmos)”的联想,所以修昔底德没有像此处的古代注疏家和另外一位古代修辞家狄奥尼修斯建议的那样使用名词来写这个句子,例如使用πολέμων κατ' ἀνάγκην即“war according to necessity”, ἀνάγκη πολέμου即“necessity of war”等简洁的表达。参见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致阿玛乌姆的信/论修昔底德的风格》(D. H. Amm. 2.6),转引自J. D. Noonan, “Thucydides 1.23.6: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and the Scholion,” pp.37-49。但是笔者对努南的论断有一个保留意见:像埃斯库罗斯那样自然地遵从史诗传统使用名词形式,未必不能描绘人类能够行动的场景。如前文所述,埃斯库罗斯的办法是加上“套上”这个主动形式的动词,以明确行为体的自由意志。

*Out of the nature itself of the deed we were forced back to advance <empire> to this height at first, above all by fear, then by honor, later also by interest.*

因为此事(之性质)自身,我们受(以下因素的)强力迫使,起初发展(帝国)到如此程度;最重要的是恐惧,接着是荣誉,后来是利益。

雅典使节在此使用的是“迫使”一词的加强变体“强力迫使(T4: *κατηναγκάσθημεν*, we were forced back)”<sup>①</sup>和被动语态来描述雅典的决策场景。在先前的斯巴达场景中,修昔底德使用了“迫使”一词的主动语态。表面看来,在这个句子所描述的决策场景中,“恐惧”“荣誉”“利益”是困境,“起初增强帝国到如此程度”体现了雅典的主动决策,“此事之性质本身”则是连接困境与决策的第二要素。但笔者认为并非如此。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对照雅典使节接下来的一段话。

T5(Th. 1.76.2)

*οὕτως οὐδ' ἡμεῖς θαυμαστὸν οὐδὲν πεποιήκαμεν οὐδ' ἀπὸ τοῦ ἀνθρωπείου τρόπου, εἰ ἀρχὴν τε διδομένην ἐδεξάμεθα καὶ ταύτην μὴ ἀνεῖμεν ὑπὸ <τριῶν> τῶν μεγίστων νικηθέντες, τιμῆς καὶ δέους καὶ ὠφελίας, ...*

*Also in this way we have done nothing surprising, nor <have we fared> away from manner of humanity, if, as we were conquered by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honor, fear, and interest, we received <an> empire when it was offered, and if we do not let go of this <empire>, ...*

如果说我们被(三个)最重要的(理据)——荣誉、恐惧、利益——打败,接受了交来的帝国并且不放弃这个(帝国),(那么,)我们这样行事并不令人惊讶,也没有违反人之常情……

这段话(T5)是对上一段话(T4)的部分重复。在如此紧邻的两段话中,雅典使节的看法和意图不可能有什么不同。因此,此处演说中的重复是为了强调和给听众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所以,这两段文字可以相互揭示对方的含义。

## (二) 困境

首先,我们借助古代注疏家对修昔底德这段文字的注解,来确定该必要性场景中

<sup>①</sup> *κατ-αναγκάζω*的构成是*κατὰ-ἀναγκάζω*。其中,ἀναγκάζω就是前面所讨论的“迫使”一词,κατὰ-作为动词前缀,一般起强调作用。参见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p.883。

的困境要素。笔者认为,雅典使节重复了两次“恐惧、荣誉、利益”并不是场景中的困境因素。虽然雅典使节说,发展帝国主义是受到这三个动机的“强力迫使”,接着又说,雅典人被这三个动机“打败(T5: νικηθέντες, were conquered)”。<sup>①</sup>然而,根据第二部分对词语使用环境的描述以及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等同时代作品我们知道,在修昔底德的时代,“迫使/必要性”仍然能够令人清楚联想到某种具体的镣铐或锁具。在这样的语境下,将恐惧等心理活动直接视为困境,可能导致真正的具体困境被遮蔽。因此,在确定该场景中的困境要素时,我们需要寻找的是造成恐惧等心理活动的具体事态。这样才更符合这个词语在这个时代的用法。

那么具体是什么事态导致了雅典的恐惧?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使节没有直接说明,为这段话做注解的古代注疏家则指出了雅典恐惧的两种可能来源:<sup>②</sup>

T6(Schol. Th. 1.75.3)

ὑπὸ δέουσι: τοῦ βαρβάρου, ἢ τῶν κακῶς παθόντων ἐν τῇ ἀρχῇ ὑπηκόων.

by fear: <fear> of the barbarians or of the subjects suffering badly in the empire.

“被恐惧”:对蛮族(的恐惧)或是对在帝国内艰难忍受的属邦(的恐惧)。

据此,雅典恐惧的是波斯入侵和帝国属邦暴动。雅典决策场景中的困境要素是这两个事态,而非抵抗波斯带来的荣誉和控制属邦所获得的利益。

### (三) 恐惧

在雅典场景中,荣誉和利益既不是困境,也不是心理要素;只有恐惧是心理要素。这一点与斯巴达场景也是一样的。行为体的总体决策是“发展(帝国)到如此程度(T4: προαγαγεῖν αὐτήν ἐς τόδε, to advance <empire> to this height)”,具体分为两步:第一步,雅典“接受了交来的帝国(T5: ἀρχὴν ... διδομένην ἐδέξαμεθα, we received <an empire> when it was offered)”;第二步,雅典“不放弃这个(帝国)(T5: ταύτην μὴ ἀνεῖμεν, we do not let go of this <empire>)”。古代注疏家的解释(T6)告诉我们,雅典既恐惧波斯入侵,又恐惧属邦暴动,那么我们可以推断,波斯是第一个阶段的困境,属邦是第二个阶段的困境,荣誉和利益分别属于这两个阶段,影响雅典人在其中的决策。对雅典的整体决

① 如前所述,雅典使节的发言在很短的范围内形成了重复(T4与T5),因此可以将“强力迫使”和“打败”视为同义重复。

② Alexander Kleinlogel, ed., *Scholias Graeca in Thucydidem*, p.391.

策“发展(帝国)到如此程度”持续发挥作用的只有恐惧。<sup>①</sup>换言之,雅典场景中一以贯之的心理要素和斯巴达场景一样都是恐惧。

#### (四) 主动决策

雅典场景中的决策同样是一个主动的决策。这一场景中的决策即“发展(帝国)到如此程度”一语,是由“迫使”的衍生词“强力迫使”引导的。通过前文中对阿伽门农场景和斯巴达场景的归纳可知,使用“迫使/必要性”来刻画的决策场景,无论包含什么样的困境,最后的决策都是出于主动。无论如何,雅典人面临的困境不会超出受到宙斯等神明限制的阿伽门农。因此,雅典决定要“接受帝国”和“不放弃帝国”并“发展(帝国)到如此程度”是主动为之。

可以看到,修昔底德在写作雅典发展并拒不放弃帝国这一行动场景时,使用了与斯巴达宣战场景一样的叙事模式。两个场景都由“迫使/必要性”刻画,都具有这一场景类型的三个要素,行动结构相同。与之相对,这一时期的另一位史家希罗多德从未使用这一词语和模式来记载雅典的扩张决策。<sup>②</sup> 所以有理由认为,围绕“迫使/必要性”来建立政治决策场景是修昔底德史书中一以贯之的叙事模式,这一模式为修昔底德所特有。这一叙事模式为进一步提炼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提供了基于伦理学分析的微观基础。

### 四 修昔底德的权力场景

现在让我们从伦理学转向政治学,论证这类行动场景属于权力场景,构造修昔底德权力理论的静态基础,为构造修昔底德权力理论的动态过程做准备。笔者做出这一论断的理论依据来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文本依据则来自修昔底德史书第五卷中的弥罗斯对话(Th. 5.85-112)。

亚里士多德以考察“与生活相关的行动”的伦理学作为政治学的基础,<sup>③</sup> 这表明从

<sup>①</sup> “恐惧”一词适用于雅典帝国主义的整个历程,而非仅适用于雅典帝国主义的两个阶段(接受帝国;不放弃帝国)中的一个,是因为引导“恐惧”的副词是“最重要的(T4; *μάλιστα*, above all)”,它的时间含义较弱,主要限定的是程度。这一引导副词没有对“恐惧”做过强的时间限定,我们有理由推定,雅典人感到的“恐惧”可以适用于帝国主义的整个发展历程。

<sup>②</sup> Rosaria Vignolo Munson, “Ananke in Herodotus,” pp.41-42.

<sup>③</sup>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第三章(Arist. EN. I.3 1095 A 2-4):“因此,年轻人不适合于成为政治学的学生;因为他们对生活中的行动无知,而(政治学)讨论基于这些(行动),考察这些(行动)。”亚里士多德在此说明,《尼各马可伦理学》讨论的是“生活中的行动(*τῶν κατὰ τὸν βίον πράξεων*, deeds about life)”,同时暗示,“基于并考察这些行动”的政治学属于另外一部作品,即他的《政治学》。关于政治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为何是以研判个体行为方式的伦理学为基础的以及关于该问题的学术讨论,可参见 A. W. H. Adkin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ristotle’s Ethics and Politics,” *Political Theory*, Vol.12, No.1, 1984, pp.29-49.

行动场景中提炼出政治学理论是可能的。同时,雅典人在弥罗斯对话中的一段发言可以证明修昔底德关于政治权力的看法与“必要性”密切相关。雅典使节说:

T7(Th. 5.89.1.7-9)

... ἐπισταμένους πρὸς εἰδότας ὅτι δίκαια μὲν ἐν τῷ ἀνθρωπείῳ λόγῳ ἀπὸ τῆς ἴσης ἀνάγκης κρίνεται, δυνατὰ δὲ οἱ προύχοντες πράσσουσι καὶ οἱ ἀσθενεῖς ζυγῶροῦσιν.

... since we both know that justice in the reasoning of practical man is decided from their equal necessity, whereas those who hold powers do and those who <are> without strength accede.

……你我都清楚,实践理性之中的正义取决于双方必要性相等,而拥有权力的(一方)行动,没有权力的(一方)默许。

这句话及其古代注解表明,在修昔底德看来可以用必要性来界定权力。在这句话中,“你我都清楚”的具体内容分为两个分句,描述了两种不同的双边关系。这两个分句通过μὲν-δέ连接,表明这两种关系形成了对比。<sup>①</sup> 前一个分句描述的双边关系中,双方拥有的必要性彼此相等(T7: ἀπὸ τῆς ἴσης ἀνάγκης, from their equal necessity); 因为两个分句形成对比,所以后一个分句描述的就是必要性不相等的关系。此时,修昔底德转变了措辞,他把必要性不对等的双方分别称为“拥有权力的(T7: δυνατὰ ... οἱ προύχοντες, those who hold powers)”和“没有权力的(T7: οἱ ἀσθενεῖς, those who <are> without strength)”。<sup>②</sup> 这样我们就发现,修昔底德是在用权力反映必要性的状况。

古代注解将拥有“相同的必要性(T7: ἀπὸ τῆς ἴσης ἀνάγκης, from the their equal necessity)”直接解释为“拥有相等的权力(T8: ἴσην ἰσχὴν ἔχωσι, they have equal power)”。<sup>③</sup>

① 连接词μὲν-δέ通常引导一组相反的内容,关于这一功能参见 J. D. Denniston, *The Greek Particl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4, p.165.

② 在三个中文译本中,此处的两个主语都被译为“强者”和“弱者”,而这两个主语的字面意思分别是“拥有权力的”和“没有权力的”。前者是以动词分词形式写出,直译是“那些拥有权力的人”;后者以形容词指代,这个形容词的构成方法是在“权力(σθενής, power)”一词前加上否定性前缀ἀ-。两个主语同时使用了权力掌握状况来表达必要性,这不可能是修昔底德随便选的词,他是要借助必要性来谈论权力。参见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p.256; 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66页;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13页;何元国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50页。

③ Alexander Kleinlogel, ed., *Scholia Graeca in Thucydidem*, p.794.

T8 (Schol. Th. 5.89)

ἐν τῷ ἀνθρωπεύῳ λόγῳ: ὁ ἀνθρώπινος λογισμὸς τὸ δίκαιον τότε ἐξετάζει, ὅταν ἴσην ἰσχὺν ἔχωσιν οἱ κρινόμενοι. ὅταν δὲ οἱ ἕτεροι προέχωσιν ἰσχύϊ, προστάττουσι πᾶν τὸ δυνατόν, καὶ οἱ ἥττονες οὐκ ἀντιλέγουσιν.

*in the reasoning of practical man: Calculation belonging to human being approves justice well at that time, whenever the separated parties have equal power; whereas whenever men of one side hold power beforehand, they practice all their power, and the weaker do not refuse.*

“实践理性之中”:那时的人类盘算重视正义,只要各方拥有相同的权力;但只要一方拥有更多的权力,他们就会全力使用权力,而较弱一方无法说不。

古代注疏家确认了修昔底德将必要性与权力联系起来这一事实,但是否全盘接受这一古代注解,我们应该审慎。修昔底德的重要注释者戈姆(A. W. Gomme)指出,“必要性”一词在此处语境中的具体含义,最接近雅典场景中的必要性。<sup>①</sup> 本文第三部分已经论证恐惧、荣誉、利益背后的波斯入侵和属邦暴动才是雅典场景中的困境要素。笔者认为,修昔底德用必要性状况指示了权力所有状况,但他没有将必要性状况等同于权力所有状况。修昔底德此处所说的必要性指的是行为体面临的困境,是行为体即将进行决策时所拥有的选项池,与阿伽门农场景、斯巴达场景和雅典场景中的必要性是同一种要素。

此外,这句话及其古代注解还表明由必要性界定的权力反映在行动决策之中:“拥有权力的(一方)行动(T7: δυνατὰ δὲ οἱ προύχοντες πράσσουσι, those who hold powers do)”“只要一方拥有……权力,他们就会……使用权力(T8: ὅταν ... οἱ ἕτεροι προέχωσιν ἰσχύϊ, προστάττουσι ... τὸ δυνατόν, whenever men of one side hold power beforehand, they practice ... power)”。行为体做出决策就是在使用权力。必要性场景的第三要素决策及其主动性也出现在这段文本所描述的权力场景中。

雅典使节对弥罗斯人说的这番话塑造了一个权力场景。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这个权力场景既指涉了必要性,又指涉了决策及其主动性,是一个必要性场景,与斯巴达场景和雅典场景具有类似的结构。同时,修昔底德试图通过雅典使节的看法来呈现“那个时代(T7: τότε, at that time)”关于权力的普遍看法,这种看法和他自己在斯巴

<sup>①</sup> A. W. Gomme, A. Andrewes and K. J. Dover,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ume IV: Books V 25-V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p.163.

达场景与雅典场景中所塑造的场景含有一样的要素。弥罗斯对话和雅典场景属于叙事部分的演说辞,斯巴达场景属于作者评论。只有当叙事内容与作者评论相同的时候,我们才能推定反映在这处叙事里的看法也是修昔底德本人的看法。据此可以推断,弥罗斯对话中雅典使节的话反映了修昔底德本人的看法。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基于他反复刻画的这个必要性场景。

## 五 场景的性质与序列

围绕必要性形成的不同权力场景存在如下联系。雅典场景中的主动决策要素“发展帝国到如此程度”,构成了斯巴达场景中的困境要素“雅典人正在变强大”。将“迫使/必要性”引导的多个行动场景前后相连,就得到了一个场景序列。基于上一部分结论可以推断这个场景序列刻画了权力的互动过程。

### (一) 场景序列

由“迫使/必要性”刻画的多个行动场景,如果一直在行动者 A 和 B 之间展开,就可以以如下方式连接在一起。用  $\Delta[t]_A$  来描述时刻  $t$ <sup>①</sup> 的行为体 A 的行动场景。 $\Delta[t]_A$ (necessity) 指示 A 在这一场景中面临的困境,即“必要性”, $\Delta[t]_A$ (fear) 指示 A 基于困境采取行动时所感受到的恐惧, $\Delta[t]_A$ (decision) 指示 A 的主动决策。这些指示标记的值对应某一历史事实。加上另外一个行为体 B 以后,可以将多个场景组成的序列描述如下。

表 1 场景序列

时刻	行动场景	第一要素:困境	第二要素:恐惧	第三要素:主动决策
1	$\Delta[t]_A$	$\Delta[t]_A$ (necessity)	$\Delta[t]_A$ (fear)	$\Delta[t]_A$ (decision)
2	$\Delta[t+1]_B$	$\Delta[t+1]_B$ (necessity)	$\Delta[t+1]_B$ (fear)	$\Delta[t+1]_B$ (decision)
3	$\Delta[t+2]_A$	$\Delta[t+2]_A$ (necessity)	$\Delta[t+2]_A$ (fear)	$\Delta[t+2]_A$ (decision)
4	$\Delta[t+3]_B$	$\Delta[t+3]_B$ (necessity)	$\Delta[t+3]_B$ (fear)	$\Delta[t+3]_B$ (decision)
5	.....	.....	.....	.....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 在表 1 中,暂时假定时间以决策场景为单位推进,线性匀速流逝。

必要性场景之间存在链接法则 P。相邻场景的连接方式是,行为体困境来自上一时刻的对手决策,即  $\Delta[t+1]_B(\text{necessity}) = \Delta[t]_A(\text{decision})$ ,  $\Delta[t]_A(\text{necessity}) = \Delta[t-1]_B(\text{decision})$ 。这里使用的等号可以理解为赋值等号,即先决策的行为体塑造后决策的行为体的可选决策项,也就是后决策行为体所面临的困境。<sup>①</sup> 在表格中,这一链接法则用表格单元的不同底色标记。

前文已经分别用文字还原过斯巴达宣战场景和雅典帝国主义场景,这些场景还可以使用场景序列来呈现。雅典在 50 年时期 [Pentekontaetia, P] 发展帝国主义的行动场景,用  $\Delta[P]_A$  指示;斯巴达在公元前 431 年宣战的行动场景,用  $\Delta[431]_S$  指示。结合文本证据与历史描述的场景序列如下。两个突出显示的灰色格子表明链接法则 P: 斯巴达场景的困境要素来自上一场景中雅典的决策。

表 2 序列中的雅典场景与斯巴达场景

$\Delta[P]_A$ 雅典帝国主义场景 及其文本证据	$\Delta[P]_A(\text{necessity})$ 波斯、属邦(T6)	$\Delta[P]_A(\text{fear})$ “恐惧、荣誉、利益”, 主要是恐惧(T4, T5)	$\Delta[P]_A(\text{decision})$ “接受了交来的帝国并且不放弃这个(帝国)”(T5), “受到……强力迫使,发展(帝国)到如此程度”(T4)
$\Delta[431]_S$ 斯巴达宣战场景及其 文本证据	$\Delta[431]_S(\text{necessity})$ “雅典人正在变强大”(T1)	$\Delta[431]_S(\text{fear})$ “给斯巴达人带来了 恐惧”(T1)	$\Delta[431]_S(\text{decision})$ “迫使(斯巴达)进入战争”(T1)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 (二) 选项池变动

在政治历史和现实中,随着时间流逝,场景序列中的行动者选项池  $\Delta[t]_A(\text{necessity})$  不断发生变动。选项池可能越来越大,也可能时而变大、时而变小。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情形是选项池越来越小,危机不断升级。在这种情形中,决策选项池在开始的时候比较大,可以粗略认为行为体的决策接近完全自由选择。接着,行为体每做出一个选择(包括选择无所作为),决策选项池就缩小一些。最后所剩的极小选项池

<sup>①</sup> 笔者清楚就单一行为体而言,决策选项可以通过必要性传递,严格来说是否成立,存在哲学上的争论。参见 Erik Carlsson, “Incompatibilism and the Transfer of Power Necessity,” *Noûs*, Vol.34, No.2, 2000, pp.277-290。本文考虑的是一对战略对手,并暂且基于有利于本文论证及一般常识的观点,做出以下就哲学讨论而言是粗放的,但就本文论证来说精度足够的假定:决策选项池即必要性。

就有可能被称为“必然”。<sup>①</sup>这一过程并不是跌入一个已成型的陷阱,而更像电线或鞋带在不经意间逐渐缠绕成团。在双方交替决策的时候,决策选项池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坍塌。

是什么使得选项池随着时间流驶发生了变化?“迫使/必要性”主导的场景类型的结构可以对此做出解释。根据链接法则P,困境要素和主动决策要素彼此交替,不足以刻画事态恶化;事态变化的动力往往来自行为体的恐惧。在必要性场景中,虽然当前场景的困境要素与上一个场景的决策要素虽然由链接法则P相连,但在当前场景中,困境与主动决策却并不直接相连,连通二者的是恐惧。雅典场景与斯巴达场景中,两个行为体在受到“迫使”后,决策都是在“恐惧”<sup>②</sup>之中做出的。

修昔底德笔下的困境与决策是相互独立的,所以在他看来,任何决策都不是必然的。<sup>③</sup>以恐惧为代表的心理要素的不确定性确保了困境和决策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联系,行为体的主动决策有可能明智也有可能愚蠢。必要性场景及其序列构成了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这一理论框架对未来的预测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

## 六 修昔底德为什么不是结构现实主义者

前文完成了对修昔底德权力理论的重构。在此基础上,本部分试图理解这一问题:为什么国际政治理论学者倾向于从结构现实主义理解修昔底德的战争归因,并指出这种理解存在的问题。

### (一)为什么修昔底德看起来是结构现实主义的

必须承认,修昔底德的战争归因句看起来确实有结构现实主义特征。在对这一看法进行反驳之前,我们必须弄清这些特征出现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修昔底德确实在战争归因句提及了结构变化,二是修昔底德的写作目标之一确实是为国家对外行为寻找普遍模式。这两点与结构现实主义相同,是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他们可以将修昔底德的战争归因句解读为结构现实主义的一个例解的主要原因。

① 需要再次重复第二部分的主要论点:极小选项池的“迫使/必要性”不等于“别无选择”或“必然性”;再小的选项池也需要决策主体自主做出决策。

② 雅典:δέος, “fear”, Th. 1.75.3 (T4), 76.2 (T5);斯巴达:φόβος, “panic fear”, Th. 1.23.6 (T1)。

③ 因此,修昔底德绝非历史决定论者,也绝非结构决定论者。德罗米利指出,修昔底德会区分“必然(inevitable)”和“必要(necessary)”。她对比色诺芬和伊索克拉底的相关作品之后说,他们之所以认为雅典帝国主义是必然的,正是因为他们缺少对心理因素的观察。参见 Jacqueline de Romilly, *Thucydides and the Athenian Imperialism*, Salem and New Hampshire: Ayer Company Publishers, 1988, pp.320-321。关于结构在修昔底德权力理论中的作用,第七部分将予以更详尽的说明。

第一,在评论何为战争爆发原因时,修昔底德确实提及了结构变化,这使得我们有可能误解修昔底德找到的原因就是结构因素。战争归因句中的“雅典人正在变强大”清楚表明城邦体系的权力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既然修昔底德在战争归因句中提及了结构,如果不像本文第二到第五部分那样努力对照语境明确含义,那么认为修昔底德将战争爆发的原因推给了国际结构的变化就成了很自然的看法。

第二,修昔底德确实想寻找国家对外行为的普遍模式。首先,修昔底德在方法论章节提到自己的写作目标是:基于过去、基于人性不变这一假定,在某种程度上预见将来。<sup>①</sup>其次,作为战争史家,他最关心的过去和将来是战争与和平,是国家的对外行为。只有当过去与将来的行为模式相似或一致,他才能基于过去预见将来。因此,修昔底德的方法论显示,在过去的行为中寻找具有普遍性的行为模式是修昔底德史书的写作目的之一。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目标是解释国家对外行为为何一再重现,并解释国家对外行为模式的普遍性。<sup>②</sup>因此,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与修昔底德具有同样的理论目标。

## (二)为什么不能使用结构现实主义理解修昔底德

首先,在寻找并解释国家对外行为的普遍模式时,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基于历史与现实的事实相似推断历史再现的可能。但是时事殊异,我们几乎根本不可能正确判断古代事件是否会再现、会以何种程度和面貌再现。利用古代战争史述的正确方法不应该从史实推断现实,而应该从历史叙事中寻找叙事模式、从叙事模式中提炼政治理论,再以理论比照经验现实。这是从史实到事实的艾利森式路径不适用于修昔底德的主要原因。

其次,修昔底德尽管提及了国际结构、尝试寻找国家对外行为的普遍模式,但是他并不是从国际结构中寻找国家对外行为模式:一方面,国际结构只是他刻画的行动场景中的结构要素。在雅典场景与斯巴达场景中,修昔底德着重刻画的结构要素不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而是与行动者决策密切相关的“必要性”。国际体系的结构与行动者面临的“困境”并不相同。另一方面,必要性场景中还含有恐惧要素,由结构与行为体性格共同决定。<sup>③</sup>行动并不是由结构单独决定的。必要性场景的上述两个特征表明,修昔底德不可能指望单独依靠结构来寻找国家行为的普遍模式,所以他不是结构现实主义者。这是华尔兹理论路径不适用于修昔底德的根本原因。

修昔底德笔下的国家对外行动在必要性场景中展开,模式的普遍性体现在场景的固

① Th. 1.22.4:“将会想要洞察过去所发生过的事情和将来依据人性有可能再次如此这般发生的事情的清晰(图景)的任何人,将能够认为(我的史书)足够有用。”

②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73页。

③ 参见本文第二部分:经典现实主义认为恐惧来源于人性,结构现实主义认为恐惧来源于结构,而修昔底德必要性场景对恐惧的刻画位于这两者之间,说明修昔底德现实主义的理论倾向也位于这两者之间。

定结构中,<sup>①</sup>而他的必要性场景刻画的不是结构,而是结构与行动的关系。必要性场景为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争论——行为体与结构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 七 修昔底德的理论贡献

本部分将证明修昔底德权力理论提供的国家对外行为普遍模式,对国际政治现实主义中关于行为体与结构关系的核心争论做出了贡献。必要性场景更新了我们对于行为体—结构关系的理解,必要性现实主义可以作为结构现实主义的替代进路。相较于结构现实主义,必要性现实主义是对修昔底德权力理论更准确的总结,必要性现实主义本身也是一个更加充分、更有解释力的现实主义理论提案。

### (一) 权力定义:基于行为体还是基于结构

在现有的权力研究中,存在两类定义权力的方法:以行为体为中心的定义方法和以结构为中心的定义方法。前者重视行为体本身,以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的研究为代表。<sup>②</sup> 行为体中心观点的学者认为行为体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后者将行为体视为次要因素,强调权力的其他来源,以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克拉丽萨·海沃德(Clairissa Rile Hayward)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的研究为代表。其中,达尔强调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海沃德的关注重点是权力主体形成的结构,福柯的研究则是从权力的客体出发。<sup>③</sup>

### (二) 结构因素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核心地位

关于权力的这两类定义所形成的行为体—结构对立不适用于国际政治研究,因为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国际体系这一结构因素具有核心地位。仅仅基于行为体定义国家权力是不够的,结构中心的权力定义不可或缺。

国际体系是国际政治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这一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核心地位是这一学科的根本特征。这一核心地位有两重含义:其一,国际体系本身具有内在动因,“国际关系史研究所以具有独特的重大价值,是因为国际政治有其作为历史一大基本动因的固有的、独立的意义”。<sup>④</sup> 其二,国际体系是其他事件发生的原因而非后果。正

① 见本文第二、第三部分所描述的必要性场景的结构。

② Steven Lukes, "Power and Agenc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53, No.3, 2002, pp.491-496.

③ Robert A. 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Vol.2, No.3, 1957, pp.201-215; Clairissa Rile Hayward, "De-Facing Power," *Polity*, Vol.31, No.1, 1998, pp.1-22; Michel Foucault, "The Subject and Power," *Critical Inquiry*, Vol.8, No.4, 1982, pp.777-795.

④ 时殷弘:《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0期,第22页。

是在这两重意义上,华尔兹试图以体系结构为自变量构建理论体系。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目标和方法体现了国际体系在国际政治学科研究中的核心地位。

### (三) 建立行为体—结构复合关系的迄今尝试

在笔者看来,能否找到对外决策的真正原因,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定义国家权力。权力的定义是否准确,则进一步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建立关于国家权力的本体论。笔者接下来将证明,相较于结构现实主义及其改进尝试,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提供了一种更充分、更完备的权力本体论,因为修昔底德理论所基于的权力本体论能够更准确地描述行为体与结构的关系。

为国家权力建立一个包容性复合本体论的难点,在于很难在权力本体论中同时容纳行为体因素与结构因素。所以,当批评者对结构现实主义进行批评和改进时,他们的讨论核心往往是权力实施过程中的行为体—结构关系,这组关系构成了权力的本体论。正如戴斯勒所指出的,行为体是唯一的能动者,但是如果忽视结构因素,我们也无法解释行为体如何行动。<sup>①</sup> 年轻的国际关系学科在处理两者关系问题时往往在行为体中心取向和结构中心取向之间摇摆往复。

国际政治权力理论的雏形是国家行为体中心的。正如华尔兹所批评的那样,这是因为先前缺乏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只有国别外交史研究和对外政策分析。<sup>②</sup> 接着,因为国际体系在学科研究中具有核心地位,所以当华尔兹旨在构建真正基于国际体系的政治理论时,他就将权力本体论的中心放在结构上。<sup>③</sup> 正是基于结构中心的权力本体论他才会推断出国际政治的主要事态都是结构的后果。<sup>④</sup>

华尔兹及其结构现实主义产生了真正基于国际体系的政治理论,但在理论适用时仍然存在困难:显而易见,如果忽视行为体要素,许多行动是无法解释的。<sup>⑤</sup> 如何既保留结构现实主义作为真正国际政治理论的价值又克服其适用困难?戴斯勒正确指出,结构现实主义产生困难的原因不在于其理论提案而在于其本体论,即这一理论如何看待行动者、结构与行动的关系。<sup>⑥</sup> 华尔兹割裂了行为体与结构,他认为权力是行为体所有物,而结构则是行动者的约束条件。<sup>⑦</sup> 为此,在试图解决行为体—结构争论时,戴

① David Dessler, "What'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3, No. 3, 1989, p. 443.

②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75—76页。

③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84—107页。

④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74页。

⑤ David Dessler, "What'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p. 444.

⑥ David Dessler, "What'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p. 463.

⑦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77—7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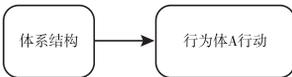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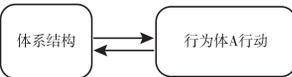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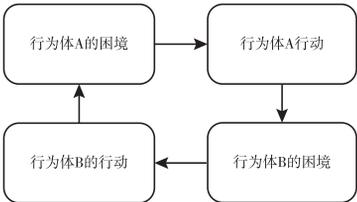
斯勒更新了华尔兹的结构中心本体论,为权力提供了同时包容行为体与结构的本体论,将行为体与结构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一方面,是结构使得行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结构同时是行动的手段及后果。<sup>①</sup>

#### (四) 行为体—结构争论中的修昔底德权力理论

初看之下,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必要性场景及其序列——本身就是戴斯勒权力本体论的一个例证:一方面,必要性场景的固有结构同时包含困境、恐惧和主动决策,这提示我们,修昔底德也认为结构使得行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必要性场景序列传递困境这一特性(链接法则P)阐释了结构何以同时是行动的手段及后果。相较于华尔兹的权力本体论,修昔底德的权力定义与戴斯勒对华尔兹的改进一样,同时包含了结构与行为体。

修昔底德的理论贡献还不止于此。他的理论模式拓展了时间维度,明确了局部结构。一方面,戴斯勒已经指出结构同时是行动的手段及后果,修昔底德必要性场景的链接法则P则为这一复合关系加上了时间。链接法则P在互动主体A与B之间增加了一个传递结构条件的旋转门。相比戴斯勒的复合权力本体理论,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增加了在时间维度上按照一定链接法则不断传递复制的一个决策场景序列。另一方面,修昔底德的“必要性”要素将结构现实主义中的体系结构,具体明确为行为体在决策时所面临的局部结构。这样,就权力的定义及其本体论而言,修昔底德叙事中所包含的行为体—结构关系不仅最完备而且最具体。表3总结了结构现实主义、戴斯勒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改进<sup>②</sup>以及必要性现实主义对权力施展过程中行为体与结构关系的理解。

表3 权力实施过程中的行为体与结构关系

结构现实主义:华尔兹	吉尔平/戴斯勒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改进	必要性现实主义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 David Dessler, “What’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p.452.

② 这里包括吉尔平的霸权战争论。关于吉尔平将伯罗奔尼撒战争视为霸权战争的看法及其问题,参见本文第一部分。

## 八 结论

通过严格的文本重构和批判性理论比较,本文论证了修昔底德关于帝国和战争的叙事模式以及基于这一叙事模式所提炼的权力理论在本体论上远远不是结构现实主义的。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是一种关于必要性的现实主义,为行为体和结构关系提供了更细致、更准确的理解方式。必要性现实主义是对修昔底德帝国与战争叙事的合理提炼,也是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一项理论新提案。

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场景和斯巴达场景比“修昔底德陷阱”所描述的要精巧复杂,修昔底德的必要性现实主义也基于比结构现实主义更完备、更具体的权力本体论。同时,修昔底德史述还挑战了结构现实主义更为根本的学理信念:(1)结构本身具有恢复平衡的倾向,体系的某类特定结构能够维持体系稳定;(2)结构恢复稳定的内在动能对战争爆发的决定作用大于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然而,就何种体系结构具有内在平衡的问题,结构现实主义内部亦无统一意见:在华尔兹看来是两极体系,在吉尔平看来是霸权体系。<sup>①</sup>无论是古代的城邦国家,还是今天的民族国家,同样很难就最佳国际秩序达成统一意见。另外,对于体系到底是否能够自动达至平衡的问题,现有历史经验并不能给出肯定回答。当战略互动各方对于“何种体系结构最稳定”“何种国际秩序最佳”并无共识时,修昔底德的战争与帝国叙事和必要性现实主义就比“修昔底德陷阱”叙事和结构现实主义要更加适于解释和预测当下时刻及其切近未来。

(截稿:2020年8月 责任编辑:郭 泉)

<sup>①</sup>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68—72页。